

樂靜先生集二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六

記六

濟州真武殿記

徐州異臺記

真樂堂記

葬遺骸記

任城修佛殿記

負日軒記

濟州真武殿記

北極大帝位紫微垣左右四將真武在其序明威正

鉅野李昭玘字成



一實帝之司殺者也按太上真武經元始天尊於上  
元天宮說無上至真妙法時魔鬼流行橫毒人命幽  
寃之氣上蒙天閔有北方大神將號曰真武能以正  
法祛攝邪厲即以符召之付之馘滅生人既安乃復  
其位大無量心不斷仁濟晦朔之間一降真馭蕩除  
不祥扶翼廉善故尊事祈報之禮甚虔而度危拔厄  
之功著見非一天禧二年有龜蛇見于都城東南隅  
即真武之負足神也居民不日建堂其上以表異之  
有泉湧其側病者謁之一飲良諭詔遣中使度地置  
觀名曰禪源如真武号曰靈應真君凡神降之曰公

侯貴人宮闈戚里朝士大夫閭巷庶人屏居齋戒奔  
走衢路摩肩擊轂爭門而入歲以為常方州小邑間  
設祠宇寢久不治雨漏塵委狐鼠穿穴靈響寂絕無  
所憑附大家富室猶能虛館寓嚴器飾薰被汛掃以  
迎其來下里寒陋敗帷破屋父子喧呼腥穢不除歆  
望雲旗聞風馬九天寥、區域萬里果何在也夫大  
淵空谷窅然靜深如有神物使人色動形悚無敢狎  
悔有所畏故他是心也人誰無之顧作之何如耳天  
慶觀舊無真君祠奉議郎陳公穀語道士史知真曰  
天之威神位在黃錄汝知日誦其經不能為人請福

亦黃冠之罪人也余願以月俸三十萬造真像寄位  
三清之側以示警發度材聚工峙基結宇汝之責也  
知真領其語因謁諸里人有河東薛洙者士族子也  
歡然應之曰此吾志耳相與風曉善類積錢一百三  
十萬度東南隅為殿四楹消日之良作大醮設以奠  
神位劔芒霜冽目采電射元衣矯首赤灵吐舌天丁  
玉童猛厲靜莊旗幡飛揚微風觸人香嬰上騰髣髴  
雲霧衣冠士庶羅立庭下拜而升拜而獻、而祝又  
拜而退踈踏屏息無敢噫唾如負山岳如臨崖谷猶  
恐神之不享也非有畏心孰能使之方斯時也志專

氣柔五官無邪七情不競恍惚之間影動響觸莫知  
神之所以來也如是者特須臾之感耳幣焚器徹飲  
福言歸行路顧瞻不見可畏向時之心寔尔迷滅神  
之去人亦復遠矣神行乎空虚遠之不得踈近之不  
得親因人之心為之去來故化材以成象因象以致  
其心此奉祠之意也人能有常心不變不惰如獻祝  
之際日勵而時出之無入不為善則神將保汝為福  
無窮事之順適者不祈而獲顛危疾苦必有以振虎  
符不飛靈劔不試伏妖飛症嘯梁瞰室之禍無得而  
憑陵矣凡諸邦人儆戒無忽政和五年四月二十日

記

徐州異臺記

徐古大州氣象雄奧面抱巨峯背負連嶂汴泗走乎  
兩肋長洪齧於衿領之間重岡鉤阜夾曳旁立如闕  
如逐如邏如過雖欲放觀長想意已迫矣州之東南  
地勢委靡紆以平林演以廣隰山舒而水緩悠然逝  
隕然止如大路焉安、徐步如隱君子偃卧退匿可  
望而不可及使人心目暢達而不病乎拘底獨此一  
隅爾鳳山僧行介即其居之餘址疊石為臺岷然百  
尺以直其隅憑陵半空睥睨孤殺東南之勝交薦於

臺上臺上之觀委蛇而無窮也涼秋八月金氣既明  
草木鮮靜天宇空澈太守王公率僚屬登其上而讌  
飲焉是時也微風颺、墮乎欄檻飄颻乎衣裾颯然  
撒中髮而過也煩昏頓祛神爽超發邈焉引覽千里  
在睫况練光之橫溢度絀縲之明滅飛帆歛見孤鷺  
乍失不舟不穀以意為造直將跨流雲於蒼莽軼狂  
鴻於沈寥而後已也公顧客曰異日有此樂乎吾欲  
據東南之會名此為異臺非特辨方配物又以表吾  
之所樂也有客曰異之名則稱所以為異之說竊為  
公發焉解控惚而攬高明迓誼囂而接遐曠欣於暫

得而橫謂之樂非樂也今夫肆目之所逐快心之所  
造觀滄海之浩茫識閭崑之縹緲搏扶搖擻膠葛浮  
河漢而問津於牛女猶未厭也須臾思窮力怠摧頽  
却顧孟案狼籍人語聒々未離乎一席之上已愀然  
不悅及乎風霾暴勃霧雨迷塞天寒日暮不可竚立  
嚮來之樂顛倒潰亂不可復覩而憂隨之矣大哉樂  
乎古之為道者不交於物意無所至收耳目之役閑  
吾神明之舍冥乎至虛以六合為內如此則高明遐  
曠無時而不與吾俱存又何能終日栩栩從物飛揚  
而不返哉故易曰巽入也

### 真樂堂記

李子以書乞墨竹於眉陽先生先生不妄許可得李  
子之言喜而不拒作大小竹石二番以貺焉李子再  
拜而受正顏色而觀之柯葉修勁聳動偃仰風雨霜  
霰所不能凌廉角竅缺盤磚瓦聿百夫不可轉也一  
日而神動二日而心化三日不知形骸之所忘意慮  
之所得彷徨顧步如恐其忽然失之也當此之時雖  
疾雷不驚飄瓦不觸况乎睡寐飢飲晦暘寒燠所能  
覺哉先生謂李子曰君豈復事此兒女子喜好者也  
先生道德高重冠服天下歎然猶以兒女自處則眇

乎不足數者非敢與知也富貴聲色得之則淫美怠  
傲不得之則窮日力而爭此壯者之所好也飴蜜梨  
栗得之則莞尔而笑不得則雖若有失而不知所怨  
此兒女之所好也及夫愁精搖思昏病羸倭雖堂  
之軀未嘗不為兒女之所輕挾懷咀嚼呼相擲雖三  
尺之子未嘗不為壯者之所嘆二者之好果誰樂邪  
然而壯者之好無窮兒女之好易足吾以易足者為  
真樂夫為天下所笑必以笑天下者也為衆人之所  
弃必亦弃衆人者也物我未定不可奪此而與彼則  
姑從所好吾豈知有物哉今以先生石竹掛於坐因

名其堂曰真樂且以成先生之貺而不敢忘也

葬遺骸記

元豐壬戌京師之東自春徂夏連數州不雨徐於他  
州獨屢飢而旱甚故其民尤病太守高郵孫公哀民  
之久窮也寤寐如疚憂見言色凡山川之在境內與  
其佛老子之祠不以遠近䟽數皆躬請焉至於徙市  
舞雩之法亦優為之雖雲徂雷升徬徨回薄拒城四  
五十里輒止疑若有所忤而却者人莫知也是時民  
以艱食往、盜發荒塚取故塹以售日或百數州有  
書生江天錫能道晉相和魯公凝記夢事因客以獻

請公加禁罰公聞之惻然翌日下令戒民毋得發塚  
期以不貸遣校吏拾野中遺骸得一百八十餘軀葬  
於城南官之廢地為之祭告而後掩焉後三日大雨  
一夕而足初魯公微時偶歲旱夜禱於家庭既寐夢  
遊新橋頭數十人聚語道上若吊若賀者恠而問焉  
前一人對曰吾昔居賓德坊開德二年死葬於金山  
之陽吾之閭里附金山而葬者八十餘家歲遠子孫  
淪亡祭祀不主無理之人輒破墓暴骸斂陶甃以為  
貨悠々之菟無所棲息故冤哀之氣上薄于天帝實  
振怒踰時不雨使彼方之民愁餓危蹙為吾等報也

然來者猶未已吾方得理于帝君能為我言諸守長  
可為之禁而歸吾故宅庶幾可和陰陽回帝怒而致  
膏澤焉願公無忽魯公寤即以書抵在位者如其言  
而為之果驗夫鬼神之難知也久矣知道者不必窮  
諸形聲而後信以理推之可也孔子嘗謂子路未知  
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信乎死之與生鬼之  
與人雖陰陽晝夜所役之不同要之情狀猶未離乎  
其類也夏涼冬溫燕居燕寢覆其軀膚藉以莞簟一  
有不足則通夕不寐及其為鬼也毀其室宅暴其支  
首淒風烈日無以自蔽豈獨無人之情也哉世固有



賤死而蔑鬼者與其自戕也特一間耳昔東海繆殺  
孝婦三歲枯旱後太守得其故祭孝婦塚天立兩歲  
即大熟以此推之淹骼之報固不疑也雖然君子之  
用心也不期于巫祝之說亦曰仁而已矣達吾不忍  
人之心致吾誠而為之若夫報施之端有無之理不  
必論也大矣哉公孫之仁其利溥也明有以振其生  
幽有以安其死輒書其事以聞諸四方士大夫之仁  
者庶幾公之澤益廣焉元豐四年七月日記

任城修佛殿記

至人無形合宇宙以為形大道無寄因萬物以為寄

形無所窮則不可思寄無所在則不可致若夫游想  
於恍惚之間假名于真寂之外所見非見所得非得  
是猶鑿地永天止能見影尚何足以覽大空之寥々  
於灵明于無碍者哉西方有聖人号其身為千百億  
化身無往而不通號其法為大寶藏無求而不具變  
化出沒廣大圓滿不離自性行住坐卧飲食警效皆  
為解脫色所不能見意所不能取以三十二相觀則  
相々非真以七寶布施修則布施隨尽故非去非來  
非有非無是名寶相持一句偈解無上意是名無量  
福德至於金玉珂貝繒彩雕畫織麗昭爛作而相之

其富無倫高堂廣廈丹雘藻稅皮業沉遂覆而棲之  
其貴無敵瞻僚引仰眠足血頽歌具環遶無日不在  
是於無為中妄生緣影自以為得妙道之行是亦踈  
矣然則法無二門根有利鈍太上無非心非佛其次  
不修佛而修心其下不修心而修佛要其有所至一  
也由是言之以色相觀以布施修是人雖不能生無  
所住心已於三毒火中得其露味必竟清淨不纏煩  
惱與夫夸悍笑並欺忍頑戾不知可修不見可畏如  
鬪獸觸格黜囚抵獄不順羈紲不承筭訊跳梁極強  
自速喪害者固有間矣此佛氏之崇塔廟所以有情

化也昔者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過晉國同  
行者指其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其廬曰  
此若先人之廬乃潸然而泣夫悲不自知對境而作  
凡人一祀塔廟一瞻像貌生歸信心起清淨想亦因  
於境而已外境所設豈能使人生如是心起如是想  
由自性中本來有故冥冥之民必待境而後知化乃  
蔽而不自思爾噫性不在境依境而後竟境不碍性  
見性則自忘及乎萬想俱融一真常寂五陰六根悉  
是幻化山河大地悉是虛假向之所謂塔廟像貌者  
乃聚塊積薪而已其於佛也奚有

負日軒記

天遊子窮冬苦寒薪火不足鑿屋之南垣盜太陽之  
暄而曝焉大明既升赤烏吐精玄冥收威萬物皆傾  
叢林之鳥穴罅之虫嗚呼攫躍磨啄伸足于、愉、  
莫知所作吾方垂頭隱凡閉目擁鼻偃倮而負之初  
焉若沃若噓強者柔屈者舒爬搔引挽無意不如少  
焉肌血活流經於髮膚骨肉俱融克乎虛空吾不知  
形骸之所以為我、之有形骸邪吾不知洞戶隩室  
絺維十重白狐蒙茸巨炉獸烘酒行十鍾有樂於此  
邪吾不知大漠之北冰厚三尺鑽木敲石煙火不出

十指歆呵呀然已培有不幸於此邪吾疑夫陰陽氣  
氤太和渾淪還我以性命之根使我遊真挹醇與天  
地並存而獨有此邪吾是以愛之而不知厭就之而  
不能違晝則逝而東昃則逝而西窈、然惟恐其去  
已也已而羲馭將宿奔於蒙谷吾不能疾走而逐於是  
始不豫於吾心吾猶計之卒歲之寒不薪不火庶乎  
計日而長有此也及乎朔風吹雨飛霾四昏老陰司  
殺怒氣慘烈其禍泣萬物鳴者吟飛者戢吾亦拘挛  
拳曲拔肩累足鴟蹲蜗縮敗絮自擁悽酸百種蠢、  
時動如蠶包蛹雖拂九鼎燎登林使吾沃而煬之恐

未足發吾生氣而綴吾餘息追幸前日之愛不可復也故吾心更悲夫一晝一夜陰陽代更一寒一暑四時錯行此萬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天地亦不得私於萬物今且徇吾所愛將獨有以成吾私既知其不可有也始則不豫于吾心終則冥心更悲不亦感欬然則天下之物戛於利害之塗吾身託于變化之間者果可以獨有欬至于闕逐排擊一得一失喜怒相賊而自焚溺者不亦大感欬是說也雖野人不得獻之于其君吾將自事其心焉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七

傳序五

距野李昭杞字成季

勅謚靈惠大師傳

送吳秀才歸汶上序

晁伯均字序

晁子安字序

燕遊十友序

勅謚靈惠大師傳

師諱仁節俗姓張澤州高平人也母初妊夢白光照室生而有異相眉目澄秀手過于膝七歲不肉食不

衣紈綵耻從諸兒戲弄父為館書主授詩禮教不受  
教書生呵責之師曰自性具足實無可學諸法空寂  
亦無所說何用讀書為書生曰小子敢尔吾獨不能  
教汝邪師因詰以經義况不能對師曰未能利己為  
能利人書生大慙服其父聞之曰此兒夙生法器已  
能出離世間當求正眼證了實際是時白馬寺遠法  
師號通性相携往見之法師使誦金剛經師終啟帙  
迨發問曰一切經皆云如是如是之躰果在何所若  
有處有名即是我相無處無名即是外道法師無以  
荅顧謂侍者曰不意今日復見善財童子後三十年

當大揚教法汝等悉心供奉師既融徹正智欲開度  
迷濁行化四方以廣緣遇幅巾芒屨不求變俗初不  
知其異人也義鳳元年過濮州濮陽縣大姓王敬僧  
邀止居第躬啟法席然宿蔽情塵陰懷我慢一夕與  
其母問法俯仰恍惚見金粟化身放大光明充滿內  
外敬僧惶怖回嚮函斷疑網召畫工潛寫光相六日  
不成師責之曰賊心未除豈見真相敬僧阻懾悔罪  
更以黃金鑄象示堅固信一鼓完就師曰莫作是念  
須自心解脫方得見佛開元初南遊黃梅寓蘭若堂  
中見如來像不加瞻敬拊膺自呼曰大雄世尊顧謂

第一座曰佛在身中莫從外覓恭敬讚嘆皆是妄想  
作禮圍遶但行邪道一切凡夫知修福德心不修無  
住心知歸依色相佛不歸依自心佛如此起解未免  
墮落在因作偈曰真佛不住有相非真若求有相即  
是迷人中有明法師者善講大涅槃經指擡疑義懇  
師開決師曰三世諸佛十二部尊經皆以無為法未  
審和尚將何詮說凡如說大涅槃還見大否若見大  
者即是說大涅槃若不見大而說大者即是謗大涅  
槃莫為語言了、便持我見如破此疑障師特為印  
證尋亦領契一日都督啟聽事堂召禪支名宿與師評

對師辨才流連無敢敵者即曰是法平等本無驕慢  
亦無怖畏無為白衣論道輒生輕賤公卿據席爭持  
怯避今日諸人各為佛法大事如兩軍決戰箭鋒相  
迎先墮落者便入死地有說速道時諸禪子默認玄  
旨作禮而散開元五年南遊梁宋望都梁山氣象明  
秀謂其徒元惟良曰昔世尊未滅嘗有五百羅漢於  
此棲迹今猶有窳堵波在乃淮川福地也佛度衆生  
無有差別而衆生感遇自有期數吾將大起佛事莫  
如此地耳翌日同次于盱眙先福寺頓錫涅槃院相  
地之東偏誅墾榛棘覆茅為廬從者如流不日成聚

或問曰大師從何方來特起化道曰吾昔居西竺香  
象山北方衆生宿有因會故來度拔先有僧伽道人  
過寺三請不受乃言曰吾因緣不在此耳後有白衣  
人即無垢真身為法津梁汝當歸重昔五百羅漢居  
此嘗有井井大石覆焉是人至止當自開洩亦正法  
流通之驗師既來從者告無水命具鉅錘發石出井  
而飲溉大給今號為羅漢井九年師改修故寺慮嚮  
道者信心未固與門弟子曳杖淮上逢一流皆扣其  
顙而問曰金玉滿堂莫知誰守四大六根今復何有  
明妙真性本無起滅情境蓋纏入生死道故了之者

不受後有味之者常與物遷汝等持修可復流情彼  
方之人聞是真語先心喜捨斷材取鍛千里而至師  
法力願海函攝有情故神人弗違善惡均化方

淵聖棟未具聞豫章石浦山巨木無計復領徒南度

躬命採度險匠之間異物憑負有大蛇呀噏氣焰燻  
烈衆不敢近師為之戒曰毒無自性業力所成汝子  
在前肯復殘噬觀汝此心本來慈忍業未盡故還生  
殺害作是語已俯首委蛇而去斬伐暮月得美材萬  
數皆筏乘流初艤淮浦暮夜風烈漂激殆盡門人惡  
睨師獨恬暇自如須臾風息潮泛俱集浦中後人號

其浦曰旌異焉將達先福淮水幾涸最大本數百章  
重於挽曳不日水暴溢水亦隨至廣陵楊生誓鑄大  
鐘以侈法具既而金齊方流如迅雷震聞於數里都  
人士子踈動驚徹頓有悟入越明年殿告成未嚴像  
設董事者請募檀施師曰異日當天授寶相行俟之  
耳後果有鉄像浮淮而下泊于境上迎置廣筵巍然  
端睟乃弥勒佛也江都劉氏鼎建寶塔所費億萬鵬  
繪瓌麗二柱幾成之釦金千番夜禱于庭翻空而下  
遽就緣力門人謝居士西遊陝州偶都督崔公酺饗  
於開元寺居士過其門顧金剛像訶擊之曰汝知佛

性否闇者斥其狂執以見都督且疑其非常人也命  
以情對居士曰吾非狂但今人誦金剛經不知其義  
正如此土觀耳省公却音技召諸釋子談金剛經義  
無一人應者居士為開折如流聞者通解或問曰汝  
從何證授曰都梁山三賢大士吾師也崔公昔慕真  
範輒東嚮拜遣使馳五百縑副金帶以獻會廉使按  
縣或告師以左道疑衆使即詣焉引師誣責曰道人  
當以正法示人可復簧鼓邪說師唯々称咎乃哀會  
學徒講涅槃義如師子音振越閩厲使者深省妙趣  
摧伏魔見合爪称嘆褫奉白金百千以助香炬玄宗



皇帝早服高悟召入內殿恭問心要欲以如來衣易居士服懇託至三請俟他日乃受澤州司馬改號玄寂并賜章服道具適其所從師以應緣未畢願歸海上詔復其所將戒行有大乘雲禪師者領徒五百迎詣丈室祈稟機訣師曰若欲問佛即心是佛若欲問道無心是道心躰清淨與虛空等不可執取亦無證解如、自然乃是真覺大衆此是自身中事莫認他人語句步、珍重師還抵舊住有南山暉律師來勞跋履因問曰大士不破律儀不持戒法和俗同塵何有差別師曰名有緇俗心無凡聖吾從阿闍佛已來

深得正法故內秘菩薩外現聲聞與物波流實非有我今如此言迷執我見持戒出家本求遠離而心有我者即同凡夫律師感喻而去忽有二梵僧參禮師引納尤厚嘗中夜講話但聞婆羅門語數日梵僧辭去門人訊詰宗嗣荅曰此吾師也昔在西域遊化五天竺國為吾授記行止相失今四十年因謁清涼山方知授是此地然彼我異緣吾亦西還耳師道化大行風靡四遠華岳黃冠郭談虛竭來訪問遽謂師曰吾服氣鍊形積有功德將何便門示我解脫師曰大道無形至虛為躰滌除玄覽物、皆無舍己尋方猶鑽

冰求火冰尽力窮火從何得談虛慙屈悻然告往遇  
三虎踞道求哀戰伏師遙為攝持遂獲行邁初工事  
起徒邑人陳招不倦財施頓輸錢數萬師曰此暫從  
女貸為女守之耳師赴詔還招已殫困屬夜寢方寤  
聞風雨暴至卒無有也黎明家奴報數百萬錢還帑  
中矣師多劫因緣悲智具足威力無量降伏一切宴  
息經行天神擁衛故能警動聲緣成不退轉調服魔  
戲為善知識者其事非一也嘗訪臨淮富人蘭氏家  
有嵩山李全芝躡閣展謁蘭氏揖與之進師方隱几  
澄觀有二大密跡士紫金相持劍左右全芝怖却願

垂悲濟師為携接門人吉證從師往上方既還已昏  
暮觀介冑巨人標相威厲徐躡廡下師至具以疑告  
師曰此名樓至如示最後得佛有大神力護持正法  
阿脩羅種見即膽裂汝以定眼觀之勿畏也開元十  
五年為凶人誣訟刺史械付吏鞠訊尤棘一夕大雷  
兩墻戶俱徹同時繫者五木隨解吏以變白刺史傍  
徨惧禍師勉之曰瞋為毒業如火熾燃火尽復寒終  
歸清淨我法無詳猶如虛空穢溺兵燒空終不壞如  
是淨念勿生孤疑後縣令以強忍挾恚召師具飯餌  
毒其中師覆盃於地震裂三尺令觸額謝過師曰法

無我人冤親同等雖殺父害母不生憎怨如來性中  
不說罪福但冥有心永離顛倒何多謝我也緇流無  
明每忌師出上陰賂姦俠託以戕害偵夜操潛  
入見天人捧足龍象游戲屏氣辟易久之推戶闥然  
遽欲前進變現如故乃投兵悲涕誓從後洗師棲止  
簡易不戒局捷每出應供詔執金剛曰善為吾守果  
有盜得衣將竄拘不能去師還猶奉伏待命願為執  
金剛曰姑舍之盜即棄之慚遁其變異感不可思  
議皆以類也天宝初化事大就更命督工劉海者增  
殿址以杖畫壁曰大水將至明年淮流漲溢不移

所誌廣陵耆老依止既久來懇師曰我輩與佛同世  
未能斷除結習願畫一音相晨昏瞻事庶幾常起正  
念不染三毒師許之尋召工和涅丹碧種、變化竟  
不能繪寺傭李遠者素侍巾錫以無心觀相落筆皆  
肖衆競讚禮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早方盥召門弟子  
曰吾因願既成來去順流今將逝矣吾滅度後四十  
年不移此邑當復相見學道人心生則法生心滅則  
法滅心法雙寂此名見性諸境攀緣悉是邪見應如  
是知應如是住違吾言者非吾弟子吾非汝師嗚呼  
生死事大如救頭燃歲不我與悔將何及復作偈曰

身從幻化主四大隨變換還從幻化滅不滅乃非幻  
滔、生死海迷者自流轉但照本來心一息過彼岸  
是夜向晨沐浴趺坐而滅報齡一百有五平地大雪  
林鹿悲鳴山祇慟泣門人相與議曰昔皇帝為師改  
服云請俟他日令其時也乃掛衣祝髮儼如生存卜  
葬于山之高原而建塔焉師 無碍凡所說法皆

密契楞嚴圓竟金剛的義故順旨投悟委順而化者  
或以是或以坐忘蓋亦千計建中末傳業繼序者  
猶數百人屬兵蹙兩河師昔建淨居竟為煨燼因移  
寺於涅槃院將遷其化身博以塗漆啓發之日鉄函

已壞而神色不變眉髮修黠即以華幡道迎藏於別  
室徃日之意正四十年矣五代之乱群鬼剽削有士  
人官于盱眙者整取慈相絕淮浮泗過于彭門其舟  
屹然而止舟人聞之闔境奔仰或相謂曰至人化現  
有方隨緣度物豈吾徐之民將利其賜乎越明日道  
俗千人頂負膝行奉安于乾明寺法雲所覆千里蒙  
潤西跨梁宋東達鄒魯長淮之南濟汶之北有自有  
趾者咸歸赴焉我朝慶曆七年尼惠忠發大願力造塔  
於寺西南隅層甍危 寶坐崛起四方猷饗綿絡不  
絕數當輸巔發布光相觀者湧嘆寺有古鐘聲振脩

遠而棲庇太陋方陰霽中射影簷陣見隱突間宛然  
模象連復數四玩揭重觀即不復有熙寧十年河決澶  
淵東注淮泗環浸城腹民命如綫太守眉陽蘇公軾  
率吏民致齋祝期以旬日之間水退城完奏乞謚號  
漲怒果息而淫雨連霖再整誠謁廓尔澄霽踰月表  
上其事 天子異之賜號靈慧大師塔曰靈慧塔元  
豐五年高郵孫公覲來守此邦也歲久旱精禱塔下  
甘澤霑足因取謚號勅書蘇公祈報詞疏并刻于石  
河南三公說代領府事六年夏時澤愆畷祠謁多不  
効公默念靈躅宿具薰饗達旦霑沃六月孫公以書

移曹南李昭玘命採次遺事為之記錄得大中元年  
釋德秀行狀于尼惠忠院元和二年翰林學士吳通  
微碑于故先福寺以二者叅訂芟其重複汰其語意  
鄙近與事不合者證以年月為之傳云師出世與僧  
伽相先後故其事尤類蓋於後劫中同一緣化迄今  
雍熙塔左猶配禮焉或者以為宗門手足其實非也  
送吳秀才歸汶上序

唐李衛公薨百八十年士大夫有觀故物於其家者  
感嘆惻隱斂容肅心踈動耳目如見其人彼其聲音

笑貌已散於冥漠氣血精魄復化為塵腐後之人方  
且區區起慕于手澤之遺物此獨愛衛公之賢為不  
足故也物之偶存者猶然果見賢子孫則愛之宜如  
故文肅吳公起布衣致位二府熙寧初言事不合出  
治鎮海不暮年告薨澤施于民者日不給道行于已  
者未能如所期天下之論至今傷之吳君說禮文肅  
公之季弟子曰篤志好學議高而氣直落落有大器  
吾于文肅公雖不及見所愛者吳君耳天水之阻關  
者決之則灌千里木之壅壓者一發則枝大乎幹所  
積之勢然也吾將見魚山之塚松檟有光色汝水之  
廬賢士大夫結轍而來遊者復自斯人始傳曰樂與  
餌過客止吾無能留吳君矣君可自留耶日回月周  
時未與人遊君其勉之

晁伯均字序

南陽晁子過余曰公秉名伯父所命也取周詩秉國  
之均為義願請字左右敬從教余因即其義字之曰  
伯均伯均之理固有本為子詳說之世俗之言薄等  
厚小齊大割疣補剝斷脰加足一視同情乃謂之均  
非也此小仁私智信情滅理自以謂得盡物之心不  
知槍攘剖擊之患自此始矣天之於物寒往則暑隨

之春生則秋殺之一雨即潤一風即勁不為大者餘  
小者損乘其運之相推付其分之自宜即參而該更  
先後而一此均之義也地道亦然陵高澤深水濕火  
燥金沈木浮翼飛角逐若違若從若離若合各正性  
命混為一區所均亦大矣有入道為貴食肉賤食藿  
君子乘小人徒賢後不肖不能事能尊則數隆卑則  
數殺使人以域守以畔立靡然聽順而無怨爭者各  
得其均故也天地陰陽猶不能反物以行其私任人  
之事者不以好惡取舍累其心從其理之當得則不  
待斟酌推移而天下平矣必曰吾能貴吾能賤可進

可抑可與可奪不任其均而惟其均之者在我其克  
濟者鮮矣斗斛權衡不為怨府至公之所寄也輕重  
虛滿一有心焉則無以信於人操之者罪也晁氏漢  
家令後文莊公以亮直忠厚恭直宗政事推大·公至正  
以服天下而天下稱其賢吾子四世孫也好學有遠  
致以名節自勵異日必能似之吾子勉夫

晁子安字序

穎川晁子求字於余而俾序其說三反而益勤吾聞  
責善朋友之道也吾子既不鄙而與之游不敢不告  
人之秉物大小輕重要之執而勿失也而莫名御於執

玉冕弁入朝奉祀宗廟大君天臨神明交乎左右圭  
璧在手屹然而立聲氣不動若有所听者安其心以  
奉之故也不然傲而高怠而每下有所思而墮驚惧  
顛仆而倒置者中自乱耳士之學道者必以執心為  
主智及之仁守之莊以蒞之擇術既審見善既明吾  
將操而勿捨也如彼而阨窮如彼而利達吾不知也  
行或繫之止或挽之吾不知也所知者吾如是而已  
見得不惑臨難不惧奉其身以立於義命之際耳言  
厚利不可撼揺大威強有力者不能掣而奪也行無  
奔息卧無噩夢神舒氣怡泰然自若者吾能安之耳

夫心危物也一動則不可禁三旌在前五鼎在後文  
綉眩乱唾哇嘈然勢物之徒左右招之睥睨之間風  
回波靡一舉手而攬之頽然形往安暇固平日之捉  
持者哉詩曰秉心塞淵外物之来不得其隙而入宵  
然靜深無以境之非安而何昔文元公仕仁宗朝  
致位內相履道夷坦與物無競及其老也退而家居  
著書樂道以終天年出處之際始終完以天下大夫  
皆尊仰之究其心之所安非一日之積也吾子好學  
特立靜以自守不妄取捨異日必能似之謹再拜以  
告請字曰子安



燕遊十友序

余發故篋得頃歲所藏古器銘識晉唐石刻唐人遺書名公墨蹟臨做諸貽小畫水石虫鳥傳模畫本類而緝之判為秩十名曰燕遊十友此十友者淡然相與無求無責教見不怠久不相接不相遺信乎可與忘年者也日有餘力悠漫無寄遇事齟齬頽惰不怡揖十友者置之坐隅更出迭進各獻其能而為余勉焉吾是以出處與之俱而人莫能間也客友聞十友者過而謁之謂余曰孰無好子獨瑣陋淺促非磊落人也特而戲耳余曰以紙為鳶以竹為馬奔走跳擲觀者笑之乃自為戲而不以戲人於人何病必曰舍己所好以從人正所病也客曰垂頭几案手不停披目運心移卷窮意盡此須臾之適耳余曰雕堂綺席歌筵迭作歡樂飲酒亦須臾之適也適去而憂隨之則余不與焉客既無以屈余意又從而諛之曰傳有云不有博奕者乎為之有賢於己尔今子之賢過博奕遠矣余曰彼夫子進人之語也若賢之實其誰可居自回賜而下不敢覲焉不然何其賢之多也果以此為賢必有操戈逐其後者矣因疆而藏之曰余友者聊以自娛非悅於人也何必示人客默而退政

和丙申季秋序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卷第八

雜文四

潞州戒焚死榜

祭枯骸文

祭鼎次膺文

祭鼎無咎文

潞州戒焚死榜

今日通判軍州事李某謹出榜告潞州軍民百姓  
某聞人者仁也不易兄弟父子之恩葬者藏也宜有  
棺槨衣衾之制此皆性所自出禮不可違孝子由是

盡心聖人奚以強世故。標而掩親者，必有道矣。土不侵膚，則獨無狡乎？苟為無傷，是不知本。惟夷狄之異類，猶草木之無知。平居殆絕于恩，親一死即同于腐。臭遽加焚灼，不待覆藏。願惟中國之民，久被先王之澤，詎從非義反害大倫。夫死必有歸葬，之以禮。身骸髮膚，昔之所愛，居處笑語尚或可求，而乃藉以束薪，付之一炬。雖悲哀未盡，而殘忍已深。裏灰燼以故，繒封壘缸為吉宅，棄捐無日曠久。何追有慙掩骼之恩，幾類折骸之酷。凡人處已則幸，其安逸待物則終以愛存棟宇，以避風雨之憂。犬馬猶如惟蓋之賜，患不

思尔，豈其遠歟。至若蜂蠱螫手，变色踰時；蚊蚋蝥膚，廢寢通夕。因心原理，觸類反情。何其溟漠之間，畧無痛毒之怨。載懷及此，良為惻然。况尔名邦，踴為美俗。去唐堯之千載，猶有遺風。介劉氏之數州，不從僭命。物大地廣，閭里相安。土厚水深，耕稼自養。惟茲大事，獨愧良心。豈生民有此不仁，亦貧者無以為禮。當州具陳其弊，獲請于朝。出公帑之美錢，易近郊之善地。置之守塚，繚以周垣。倘未能為七寸之棺，姑可以寄一丘之土。歲時展省，獲奉掃除。覓魄慰安，不為崇禱。重申告令，明示衢行之非。艱勉焉無忽。

祭枯骸文

年月日謹遣某人致祭於無主亡人之靈嗚呼人死  
曰歸、于窆窆棺槨衣衾以棲沉魄尔今何辜暴露  
殘骸馬牛踐馳遊稚鞭擊穢蒙泥沙痛梗榛棘霜烈  
日誰尔覆匿人或過之掩鼻屏息嗚呼尔非高封大  
塚環以楸栢口珠腰玉卜歲千億盜斯奪之斷伐窮  
力解襦推頤支首離折者尔非挽甲負戈橫身赴  
敵主將促戰力殫氣逆折肱斷肝痛貫刀戟妻子不  
收為鳥鳶食者尔非獨馬弊車輕御遠客歲月頽  
暮閨河斷隔失志易感沉憂生疾漂零路隅裏以篝

萑者尔非衰門敗家子弟孤阨故阡不歸遠寄別  
域狐穿鼠啣土腐水激莫知誰何但餘瓦甃者尔  
非荒年阻飢凍憊空瘠易子析骸朝不支夕嗷、道  
塗連藉交踣不施藁薪填委坑谷者尔非宿姦老  
克喜為剽賊白晝殺人毒于貨殖危生殘家禍抵哀  
磔投屍溝中犬彘咆哮者尔今夫荒叢蔓草廢草墟  
陌晦雨淫、悲風索、頽步躑躅伸吟啾唧使尔不  
得歸邪天門九閔虎豹嚇、磨牙搖毒啄人肌骨幽  
都九重旁立土伯三日虎首噬人如腊使尔不敢告  
邪假時凶災偷起厲疫寒熱更作燒灼澌浙憑跡附

聲驅巫走覲濁酒腐肉日幸咀咋使爾不得已邪嗚  
呼古之葬者既穿既塞或親膚猶為嗟惻胡寧忍斯  
散弃中澤藏之壙阡温以絮帛魂分來歸於此安宅

祭晁次膺文

嗚呼連城之珍一世埋沒既發其光墮地而折千丈  
之松半死復生火風橫來無復樑榀成毀在數所難  
者才有人如此宜哭之哀嗚呼次膺偉卓踈明洙泗  
而西千人之英擢第熙寧文辭驚人頭角蘄、莫敢  
與群游刃百里事無少留竅欲俱解熟為全牛側目  
青雲軒、欲舉初無猜心乃触豺虎解印投檄幅巾

自娛良醞佳客日不可無不愠不戚薰然以和人或  
憫嗟惟以笑歌辨說古今疊、飛屑相載而歸傾倒  
不竭誠心與人洞見膺腹窅然曠空如百間屋老驥  
伏櫪雄心未平寒鷄失旦猶思一鳴嗑吹收瀚晚有  
元老振衣彈冠翻然西笑一顧增價高視上都不得  
給札乘化已殂易箒方終命書來下哭聲滿堂賀客  
回駕奔命之初促裝晨發荷夫褰裳斯馬漂沫素車  
東來徒御行泣双輪不膏旒旒如濕哀樂相尋曾不  
踰月感忽之間星流電滅投分茲久情均弟兄一日  
不見鄙心已萌清風皎月每與我期高山流水誰復

我知華館晝掩啼猿曉驚時見墮葉不聞履聲死生  
往來聚沫遺蛻造物者誰以我為戲魂兮歸來勿起  
遐想八荒愁人跳踉焉往瞿曇老人有國無碍子嘗  
注心胡不遒邁魚山差峨天衣來蓋清流在旁下貫  
淮海宛、其中亦既築室此焉歸骨百世之吉大事  
將舉已告日時歆我有醴一慟長辭

祭晁無咎文

人初有生豈獨無死、而可哀孰不涕泗公惟人豪  
標度翹偉妙峯千尋玉海無底九流百家遠援旁貫  
白羽一揮傾倒河漢騁辭流離躡轢韓柳人昔仰之

維北有斗名卿鉅人未識為媿牛童馬走喜道姓字  
海岱千里翩、孤騫中路摧委垂翅十年大恩生成  
復請試吏窮陬小壘直為貧計易官淮泗往綏疲民  
坐席猶冷訃音遽聞故園來還三徑掃跡猿悲鶴怨  
松蘭反危念昔握手笑語道隅今拜堂上憑棺以呼  
驪珠沉海曾嘆遺墨茂陵殘編尚寄它日我有旨酒  
魂兮能來瀉此一觴莫如我哀

系静先生李公文集卷第九

雜文十一首

鉅野李昭玘字成季

問點

書鄧先生石几

跋閣本法帖

跋三代款識

跋東坡真蹟

跋郭填諸帖

跋孟仲寧畫蓮社圖

跋石曼卿詩後

書六逸四暢畫本

戲答關子常悲墨

書筆工王璿

問鑿

莊周曰道無問問無應然則即理而問則問不在言  
即物而應則應不自我此之謂無問無應而問默所  
以作也思玄先生僻居離群不誦書不應賓客不呼  
奴隸不叱鷄狗坐如寐立如齋行如有所失而未得  
屋三年門無車庭無屣人皆怪而莫敢過有客升其  
扣其几而問曰先生何為者也先生支頭自若客

下堂三呼而三招之先生蒼然不顧客將去為之歌  
曰明者塞而智者迷哀今之人兮似是而非先生矍  
然而起不待納履竭蹶而追之曰吾居三年口未嘗  
言而心之所潛意之所至略自得於成心矣若夫逐  
者之闐闐聚者之謹謹故不能挫吾精而敗吾思今  
子反以為似是而非子猶有至道之精挈我而上遂  
邪將強聒迷繆而過詆我耶客曰吾嘗相先生之形  
左耳目聰明而右耳目不達殆非陰陽不和而有偏  
傷之患先生幸以嘗觀聞者告我我因藥其傷而起  
之先生曰甚矣人之多言也言不若默而識之是



謂大得故天無言聖人欲無言一言以為彼二言以  
為此三言以并彼此道未嘗有彼此者亦未嘗無彼  
此也各操而議之果奚在夫言之一出至於三言而  
未能定則是非之相雜愛惡之相攻復幾千萬言而  
後已言之愈煩離道愈遠使天下之人沉偽而失真  
撫華而去實者言之罪也噫言之為患已甚而又悲  
夫言者之自害也南方有羽蟲利啄而善鳴鳴亟益  
哀咀血而死北方有介蟲服氣而善息至潛而不躁  
其壽千歲今夫哢哢之口馳心氣而擢精神撓靜淵  
而洩和理反以害其生則吾之默默者豈特畏罪哉

亦謹養吾生而已客曰先生可謂能默者也夫以言  
為無累邪言多則數窮以言為有累邪言雖滿天下  
而吾道寧喪天地之於萬物也雷震風鼓雨流川激  
百獸以群嗥昆蟲以類鳴有形之相磨有氣之相觸  
未嘗息也然則大空寥然至虛漠然又何累焉故有  
道者無所言無所不言終日言而非言終日不言而  
亦言其於言默也奚擇浮屠氏號為居士者問其徒  
以不二法其徒解析連類操三十二說以獻警然不  
答而三十式心皆化不害為能言蒙人學老聃者著  
書數萬言謬悠之說無端涯之辭連於而無傷恣縱

而不儻稽之無度逐之無宿不害為能默能言而不能默能默而不能言是乃據道之一偏而非夫泊然大通者也射者之惡蛟螭則志靜奕者之思鴻鵠則志動以靜對動則靜者勝然域於靜則失也古莽之民善眠故多息阜落之民常覺故多勞以息代勞則息者勝然狗於息則非也今先生能默而不能言猶拘於所域而蔽於所徇是以有偏傷之患而不足於沖和之氣以吾觀先生之不言殆惡夫與物爭而先生之志猶未出乎爭也有人曰龜長於蛇白狗黑犬可以為羊雞三足此形色名數之非其實者也苟知

天下之物不出於形色名數之異則天地之間同一物耳不足辯也故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也亦不知此之是非利害歟如此則七竅流通百體俱融尚何鉗吻結舌閉心一氣譬猶食未下喉噎不得吐如此復自快耶至人之出言也與物去來隨起隨滅如鳥度空如風過物可見而不可逐可覺而不可執方且趯趯然從其後而擬之亦惑歟先生曰子之說然矣是言猶默也默猶言也敢問非語默之時孰辨曰吾智淺意迫不能知請詢之黃帝孔丘先生曰黃帝孔丘今亡矣將焉問客趨

出先生領之而不謝

書鄧先生石几

先生避地者也不以世故累其心人亦未嘗以所拘而干先生之好低回隱遠以自完潔不願聞乎時時亦不知先生果何人也城隍之東北其地阜以高先生即而築居焉葭蔣蕉蓼之披析鶩鶴鳧鷺之上下乃數十年之廢墟先生不以荒污窮僻不可居也覆茅為廬四面環堵鑿戶如竇偃倮而出入不閉不鎖無食器無卧榻席地而坐隱几而觀書草深苔滑虫鳴螽躍斷人足音人不堪其陋先生幸是以遯其身

未嘗厭也一日先生出有盜過其廬弃書揭几而去先生曰吾不遊井里不受声利是非之束縛榮辱之凌溺富貴之侵忍權門之凌咄吾逝之久矣而盜不容尚何遯吾之窮也夫盜之取吾几或售而食或折而炊吾不知然盜生於所利利生於所用埋黃金於地下不若瓦棺之能久無取於利故也吾今琢石為几堅厚重重大絕臂不能移以利則甚賤以為用則大迂吾庶幾保焉以是語天遊子天遊子慮之曰先生以昔之有所利而不可保過為堅厚重重大使不能移先生慮則勝矣先生之跡未免為誨盜也天下之物

適來適去行流散徙不可捉而有也故達道者賓之而不主得之勿喜喪之勿悲先生不能隨物去來方且強梁去智而與物爭吾恐先生不能避而猶區區為盜者守也壑舟之藏其下千仞勇者或負而趨之則物有所不能固北山之險其止九折愚者必墜而平之則力有所不能屈今先生固我有以屈人之力吾是以知先生未免為誨盜也先生姑無其几無意其存亡適為几之義以適之於性命之際庶幾有所有而高無喪也几之為器憑之以安石之為物置而不動先生憑而安之且不動也猶是外觀萬物之芸芸內觀一性之明妙則知天地賊我陰陽奪我亦不甚毒耶先生真是心以超乎天地陰陽之外虛而遨遊雖萬變迭陳乎前而湛然常寂是几也流落乎千載之遠或為柱下礎或為塚上碣霆震風折水洶火裂塊而礫螿而塵會歸磨滅亦不足以喪先生之所存又果可為先生物哉

跋閣本法帖

太宗皇帝治定餘暇遊意翰墨嘗遣使購古帝王名卿墨帖集為十卷詔鏤板藏禁中每大臣登二府即賜為歲久寢不復賜元豐中嘉王嘗從神考借其板

模搨幾百本王府官盡得之士大夫亦嘗見間一二  
初長沙僧希白再廓填刻石河東潘氏御史劉次莊  
又作別本論者謂希白善書不甚失真潘復易次間  
以它書御史所模尤踈闊夫獨步者縱學步者拘因  
人之迹而又加意焉則目亂而心疑神已虧矣故終  
不近也天下之物亦有以偽冒真者亦不能與真並  
行蓋有公是存焉自此尤以閣本為貴

跋三代款識

篆隸出而正書作而立書作而行草興非獨古異以為  
竒亦所變之勢然也字畫之工初盛於魏晉魏晉之

間江左惟逸少尤著世數遼絕散落腐壞之餘出於  
物數之幸存日力之必能保者時一見於好事之家  
良可貴也昔韓退之作石鼓詩以為俗書失之姿媚  
亦至論也紆餘鮮妍粲然動人無復高古之遺態此  
姿媚之過也余故以三代款識為諸帖之冠嗚呼冠  
劔丈人朱鉛女子難以並觀孤裘純儉或作約綉衣粲  
錯不可同筭而進識者自有別矣士固有陋古而排  
獨好者亦未易曉也一作士之學道不能自信陋古

而變其所習以排其衆人之好君子不道也

昔東坡守彭門嘗語舒堯文曰作字之法識淺見狹  
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觀  
其用筆凌厲馳逐出入二王之畛域而不見其轍迹  
晚年獨與顏魯公周旋並驅而步不許退也長牋大  
幅風吹雨洒如掃敗壁十目注視排肩爭取神氣不  
動兀如無人譬諸解衣磅礴未嘗見舟而操之莫知  
為我莫知為人非神定氣閑孰能為之必曰三折為  
坡隱鋒為點正如團土作人刻木似鵠復何神明之有  
跋郭填諸帖  
余嘗讀張彥遠法書要錄載二王書猶有四百六十

餘帖以今所存考之十無二三此模書不可廢也陶  
隱居曰郭填蕭益曰響榻人空郭存声散而響未闕  
故蹤餘韻歷々可據慰人多矣蠶楮弱薄一出囊笈  
則沒身朽壤初因傳模後來者得窺其髣髴與夫為  
去臣鑄金與亡國繼絕盖有不忍之心存焉智巧之  
徒點漬穿缺綴以印章年次欺衆人之耳目不知而  
受者徒為人發笑知而受之又挾其欺以迷世榜牙  
冠玉襲以文錦冒好古之<sup>名</sup>掠人之好已復何心哉

跋孟仲寧畫蓮社圖

舒城李伯時作蓮社圖士大夫傳以為佳玩謂可與

輞川並馳穎川晁無咎復得遺意頗加損益集古名  
筆以緝工孟仲寧為之曰可曰否如左如右獵竒擷  
妙變化隨出雖摩詰復生恐不能過也夫意之所詣  
為難了人之意亦非易伶人吹管假工捻竅直肆橫  
出抗厲厭抑終不如律使其心運指應皆與神會則  
無不諧矣古之任事者嘗患不得其人為用、或非  
其人故余于此畫特有取焉耳

跋石曼卿詩後

右石曼卿詩三篇為侍御史高公作也高公初自御  
史以言事忤丁晉公出守淄川天聖三年擢戶部判

官坐試進士擅不如格左遷監兗州酒三年復官知  
單州時曼卿為濟州金鄉宰馳此詩寄之高公志大  
氣剛學貫今古論天下事有理勇于自任雖屢謫逐  
志愈不屈文章雅重有法度作詩務高古語健而志  
深一時望人也曼卿以豪偉自許獨深知其為人執  
弟子禮敬事之其詩引賈誼韓愈杜甫以見不得其  
志才不下古人區、冀復用以發于事業以此觀之  
士君子氣節相與又不可苟合必欲致身於功名之  
會惟恐汨、以死非特言辭取悅而已未幾高公再  
入為鹽鈇判官屬大河決澶淵乃疏利害議者不喜

罷去知陝府卒于官後十年曼卿自海州通判遷祕閣校理上書陳西夏十事不報既而元昊犯吾圉邊邑騷動天子稍思其言方試一事不幸病且死嗚呼高公終身立行而三黜曼卿純一進武而遂殞厥身竊讀此詩良可嘆云大觀戊子仲秋朔樂靜堂題

書六暢逸四暢畫本

世傳四暢六逸畫本人物清肆不類世俗多以此愛之六逸者或以謂嵇康劉伶阮籍之徒四暢則不知奚人也觀其氣度超洒以琴書相遊噫然有傲世意其六晉人之流乎噫者引仰鶴飲而橋穎爬者躅蹐

鳴導而捉膝拊背者據杖而伸足剔耳者目駐而心凝壅關既攻竅戶流通痠癢既祛肌絡皆充如噎得吐如跛得走如川決防如馬脫羈猶未足方其快此四者之暢也既醉而歸日暮牛飢鞭之不隨偃蹇將墜扶者不支欬跨而矜頽然無所據奔駟駭御童子挽繮却顧後者擁之而不去二人者醉也斟酌俱適中褊不適彼躄既空欬辭莫得二人者將醉也吹竹為歌以相侑酬舉手抑耳請埃曲終二人者飲方和也解衿擢帶脫履墮帽禮法所不能禁君上所不能使以天為掌以地為塊以日月為跳丸以生為衣中



虱以死為南面樂寒暑晝夜罔有知覺深航大斗日以濡口飛鳥不瞬疾雷不驚昏々冥々我將何營雖祿以天下爵以人主無以易其樂此六者之逸也吾不知四者之為暢果固然邪果適然邪有役人為日夜馳負勞形怵心駮足胝手食不充口卧不并睫一且休其作程籍以莞葦飲以梁肉百骸既舒屈伸自足其心愉々莫知所得吾恐被以為暢者正類是也吾不知六者之謂逆果無狗邪猶有狗邪有狂者為惡聞人声不願見色蔽目厭耳遠去塗巷謂人曰豕謂居室曰牢筴謂身曰囚謂衣冠曰五木散髮徒跣

曠野而走吾恐彼所謂逸者正類是也夫未能忘形奚所謂暢未能忘心奚所謂逸形忘者無時而不暢心忘者無事而不逸是道也語不能傳意不能至惟天樂而神遊者知之尚何感通塞於形骸排夢覺於桎杓哉彼教人者居相從坐相觀視天下之所得無以易我者固不知出醞甕而有大地舍斗水而有無津涯之江湖方且冥々而飛相煦以濕亦可悲矣夫可悲者既甚愚悲人者亦未為智吾又安知不有悲吾之悲而不自悲者哉噫民之迷也固已久矣

寂寞先生富陳唯進墨久矣一旦李子梔之而去先生悲墨之不還也作詩以追之李子有辭代墨以對曰魯人陳玄敬告先生先生保我幾三十年蒙埃如煙零丁壁間萬金之壁猶不易焉上書公車移文北闕俯仰前却曾無一言愛而弗用莫如弃指遇我何踈鄙我何厚玄圭不完漆身日瘦縱飲一升何補藜糗歸乎歸乎不若為李子壽

書筆工王玠

東州筆工視它處為最勝前輩如睢陽元道寧曹南屈士安金鄉韓振營丘梁道皆為士大夫所稱近時

彭門出一彭嵩與數人相先後今已亡矣惟鉅野秦穎丘自然工雖不同各有妙處比又得單父王玠製作精密已與時流並馳而獨駸未已也唐人多善疑其用筆亦各自擇如顏魯公之端重柳何東之峭整歐率更之遒勁虞永綏而不弱褚河南清而麗李北海楷法好為外筆沈江西行書正出懸腕隨意作勢自成一家故善造筆者唯務識人意乃能盡妙



